

# 徐松诗笺

李军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地学家徐松, 诗文造诣亦颇深厚, 尤其是鸿篇巨制《新疆赋》, 更为世人所推崇。徐松治学以考据为主, 而不甚留意文词, 故其诗文学作品遗存至今者, 除《新疆赋》之外, 显得吉光片羽, 弥足珍贵。今所知徐松诗遗存可见者, 完整的仅七首, 另有联句八, 而散佚不见者, 概有十多首。兹分别加以笺注和辑存, 谨供参考。

[关键词] 徐松; 诗歌; 笺注; 辑录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4-0090-09

## 一、引言

清代嘉道之际的徐松(1781—1848), 向来以地学名家著称, 而同时, 他也还是一位夙擅文名、才华横溢的文人。

徐松早在少年时代, 就已文名卓著。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岁时, 应顺天府童试, “学使者奇其文, 取入邑庠, 补子弟员”<sup>①</sup>。这里的“学使者”, 指的是江苏吴江人金士松(1730—1800), 字亭立, 号听涛, 时督顺天学政。<sup>②</sup>这绝非偶然, 因为徐松自幼就先后受到过文学素养深厚的桐城派传人左眉(1740—1820)、安徽六安人杨恽曾(1763—1833)及浙江钱塘人吴锡麒(1746—1818)等名家的指点和调教。<sup>③</sup>

而至青年时代, 徐松的文名更日益为世人所推重。他在嘉庆五年(1800)二十岁时, 应顺天府乡试, “张问陶得其文, 大加叹异, 遂举于乡”<sup>④</sup>, 从而以第四十七名的成绩弱冠中举。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 号船山, 四川遂宁人, 时任房考检讨。<sup>⑤</sup>嘉庆十年(1805), 二十五岁的徐松又以二甲第一名成进士, 随后在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八岁时, 又授编修, 入直南书房, “时总司书房者大学士董诰, 以松淹雅儒才, 心重之, 一切应奉文字, 皆出松手”<sup>⑥</sup>。董诰(1739—1818), 字蔗林, 号雅伦, 浙江富阳人。可见, 此时的徐松, 已然是一名引人注目

的青年才俊。嘉庆十四年(1809), 二十九岁的徐松又被派入全唐文馆, 担任提调兼总纂官, 奉诏纂辑《全唐文》, 次年(1810)又临时充任文颖馆总纂官, 协助董诰完成《皇清文颖续编》最后的编辑工作。<sup>[1]</sup>正因如此, 徐松当时“居京师, 为词臣, 博综文献”<sup>⑦</sup>, “内直秘院, 外掌文衡, 才名闻于四方, 著述传之百世”<sup>⑧</sup>, 不论是文才还是学识, 都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而徐松遣戍伊犁期间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撰写的煌煌巨制《新疆赋》, 更为他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如同年彭邦畴(1781—1845)在跋文中称: “煌煌乎与《盛京》《西藏》之作后先辉映, 班孟坚、左太冲之流, 未足多矣。”<sup>⑨</sup>阳湖人张琦又甚至称: “千秋绝业, 子云复生。”<sup>[2]562</sup>

不过, 徐松确也如他自己在年轻时曾向蒙师左眉所称的那样, “请自兹专心考据, 不复以文词见”<sup>⑩</sup>。于是, 徐松将其毕生精力, 几乎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尤其是考据学方面, 而这也正是他所感兴趣和擅长的。正因如此, 徐松虽然文名卓著, 才华横溢, 但相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他在文学创作领域显然还是未甚尽力, 加之“身后遗书, 散佚殆尽”, 因而他的诗文学作品, 传世可见者极少, 一直“未有成书”。清末民初, 江阴人缪荃孙在搜集和整理徐松著述的过程中, “求之十余载”, 但仍“所得无多”, 仅汇集了徐松的31篇遗文佚诗而成《星伯先生小集》一书, 并不无遗憾地说: “一薄帙耳, 乌足以睹先生

[收稿日期] 2019-06-04

[作者简介] 李军(1977—), 男, 甘肃静宁人, 文学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 古代小说、辞赋文献。

之文学哉!”<sup>①</sup>正因如此,缪氏一旦搜得哪怕是徐松的一篇序文,都要发出“如获一真珠船”的惊喜<sup>②</sup>。缪荃孙后,今人朱玉麒先生又孜孜不倦地将多年来陆续搜得的徐松书信、诗文等作品,也先后公诸于世,一是《徐松手札辑笺》,包括“徐松信函 16 札”<sup>[3]</sup>;二是《徐松诗文辑佚》,包括“诗文作品 32 题”<sup>③</sup>。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探究徐松的文学创作乃至其生平、交游、学术、思想等各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很显然,关于徐松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我们目前所获得的资料还是极度匮乏的,因此也就难以对其作出全面、客观和准确的评价,这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目前的各类名目繁多的文学史专著和教材中,也还难得一见徐松的名字。<sup>④</sup>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仅凭煌煌巨制《新疆赋》,徐松应当也必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徐松虽然自称“不复以文词见”,但在诗酒唱和、文章不朽的年代,他也并非完全禁足诗文领域。比如,早在徐松于嘉庆十六年(1811)遭遇“星伯学案”时,嘉庆帝就曾下令当时的主审官初彭龄等,要求彻查其“平日所著诗文”中是否“有悖谬之处”,以便“将来定案时,当一并叙列,核拟具奏”。<sup>[4]</sup>而从徐松师友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日常诗歌创作领域还是游刃有余的,诚如其好友吴荣光(1773—1843)所评,“妙笔曾凭顾凯之,诗踪切近颇能知”<sup>⑤</sup>。此外,徐松还批校过诸如《杜工部诗集》《杜

诗选钞》《张燕公集》等,亦可见其诗学之造诣,当并非中人之资。<sup>⑥</sup>

综合目前可知的相关信息来看,在徐松的一生中,诗歌创作实际上还是时断时续的,数量也应该不是很少,但由于散佚太过严重,故传世可见者寥寥无几。早在民国时期,杨钟羲(1865—1940)就曾说“星伯诗不多见,江阴缪仲英观察特录于所著诗话中”<sup>[5]</sup>,然而曾受业于徐松的缪焕章(1811—1890)在其所撰《云樵诗话》卷二中虽然记载徐松、李兆洛等前辈“涉诗行状甚详”,但并不见徐松的诗作。<sup>⑦</sup>其后,缪焕章之子缪荃孙(1844—1919)又曾搜求徐松诗文十余年,但还是“所得无多”,仅有《赋得麦天晨气润》试帖诗一首,并称“余则一字亦罕见矣”<sup>⑧</sup>。

兹在朱玉麒先生《徐松诗文辑佚》等著作基础上,将目前所知的徐松诗作,分别笺注与辑存如下,谨供参考。与《徐松诗文辑佚》相较,本文在充分借鉴和吸收朱先生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相关新资料的补充,并对徐松遗存诗作进行更为详细的笺注和解读,而对其其中的一些误说,也略加考辨和澄清。另外,关于徐松散佚不见的诗作情况,也在参考朱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进行细致梳理,并力所能及地补充一些相关的新资料,以期更加系统和明了。在此,笔者特向博士生导师伏俊琰先生致敬,并向提供帮助的朱玉麒先生致敬,还要诚挚感谢本文的审稿专家。而其中的

① 李鸿章、黄彭年等纂修:《畿辅通志》卷二十六《徐松传》,光绪十年开雕,第19册,第59页。

② 缪荃孙辑《徐星伯先生事辑》明确记载:“应童子试,学使者金士松取入邑庠。”见缪荃孙著《艺风堂文集》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2页。

③ 左眉:《静庵文集》卷首之徐松《静庵文集序》,《清代诗文集》第398册,第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同治十三年刻本。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汉学研究学刊》2010年10月创刊号,第192—193页。《畿辅通志》卷二六《徐松传》。

④ 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十五《徐松传》,1917年天津徐氏刻本,第21页。

⑤ 缪荃孙辑《徐星伯先生事辑》明确记载:“房考检讨张问陶,考官刘权之、英和、陈嗣龙。”

⑥ 《畿辅通志》卷二六《徐松传》。

⑦ 《新疆赋》孙馨祖序文,《西藏等三边赋》下册,光绪壬午十月元尚居斟刊,第1页。

⑧ 陆继辂:《崇百药斋集》卷十二《内阁中书徐君星伯妻陈安人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15页。

⑨ 《西藏等三边赋》下册,第35页。

⑩ 徐松曾在《〈静庵遗集〉序》中称:“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据,不复以文词见。”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第273—274页。(此段话中“先生”指左眉,“老据”当为“考据”。)

⑪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序》,《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微卷,1920年江阴缪氏刻本,第3页。

⑫ 缪荃孙在其《云自在龕随笔》卷四“《华严经音义》跋”条云:“又钞得星伯序一篇,如获一真珠船矣。”参其所著、孙安邦点校《云自在龕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转引自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一文。

⑬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载于《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第164—194页。

⑭ 据笔者所知,徐松的名字,仅在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清前中期卷”与“晚清卷”中出现过,次数也不多,大概有29次,其中涉及其文名的仅1次,而涉及其文学创作的仅3次,且只提及《新疆赋》。

⑮ 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十九《徐星伯仪部松〈西陲策马图〉三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639页。

⑯ 均为笔者从互联网获知,一为曾少皇《杜诗未刊评点辨伪二题》一文,收入《中国学研究》第15辑,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一为陈伯海、朱易安编撰《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⑰ 缪焕章撰:《云樵诗话》二卷,1918年刻本。

⑱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序》,第3页。

不当之处,也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 二、遗存可见者

徐松诗完整遗存至今可见的,仅有七首。

### (1)《赋得麦天晨气润》

槐荫曾移午,梅霖正应旬。  
风和宜宿麦,气润喜侵晨。  
黛色连畦暗,雷声入夜频。  
绿翻微有浪,青洗净无尘。  
野雉朝飞惯,林莺晓啭新。  
抚来琴乍缓,拭罢砚生津。  
波影涵初动,霞光照转匀。  
几馀吟夏景,句陋赵师民。

该诗见录于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序》<sup>①</sup>。缪氏称,这是一首试帖诗,但可惜并未系年。据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朝考避翠浪字”条记载“某年新进士朝考,题为‘麦天晨气润’”<sup>②</sup>,又据徐松为嘉庆十年乙丑科进士<sup>③</sup>,而朝考的具体时间为该年的四月二十七日<sup>④</sup>,则可知该诗当作于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05年5月25日)。

北宋赵师民有“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句,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激赏曰:“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徐松该诗,为五言八韵的排律,形式上严格遵照清代科举制度试帖诗的规定和限制,类乎八股文作法,即首联为“破题”,次联为“承题”,三联为“起股”,四、五联为“中股”,六、七联为“后股”,结联为“束股”,可谓起承转合,中规中矩。该诗又对仗工稳,在通过排比式的充分描述后,全篇洋溢着夏收的喜悦之情,而结尾处又巧用欧阳修《六一诗话》之评,一方面凸显出赵师民诗句的超妙绝伦,一方面将夏收喜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戛然收束而余韵悠长,诚为试帖诗中的上乘之作。因此,徐松凭借该诗于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805年5月27日)夺得朝考一等二名<sup>⑤</sup>,也就不足为怪了。

### (2)《郴州试院赠陈茂才起诗诗》

有少年陈生,郴州所得士。

丰资璨珠玉,词藻艳文绮。

卓荦冠诸生,风骨吾所嘉。

据徐松生平经历,该诗为其于湖南学政任上所作,时间当为嘉庆十六年(1811)二三月间。<sup>⑥</sup>陈起诗(1795—1842),湖南郴州人,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李柏荣在其所著《魏源师友记》中称徐松“故负才,然特重起诗”<sup>⑦</sup>,斯言不谬。

该诗虽为勉励地方士子之作,但其中的“所得士”及“吾所嘉”等语,却无不流露出徐松俨然以伯乐自居的自豪乃至以长官自居的那种自得,而这种极端浮躁张扬的个性,也许正是他不久即遭人弹劾而最终遣戍伊犁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⑧</sup>

### (3)《恭录〈西域虫鸣草〉终卷,诗以志幸》

万里车书合,三边牧伯分。

袞蒙古公旦,旄钺上将军。

修竹来佳士,疏林半夕曛。

偶然命笔札,冰雪沁奇文。

八十一新篇,篇篇锦字鲜。

香山广大主,赵国栋梁贤。

画意浓花槛,离情殢酒筵。

衙斋题咏遍,应得翠珉镌。

一代王司寇,千秋林吉人。

姜芽好手斂,蚕尾集名新。

(王阮亭先生诗集,侯官林吉人所书)<sup>⑦</sup>

拙笔诚无似,雄文自有真。

从兹朝辇阙,瀚海篋中春。

该诗见录于晋昌《戎旃遣兴草》卷下<sup>⑧</sup>。晋昌(1759—1828),字戡斋,后改晋斋,号红梨主人,是清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嘉庆间曾两度出任伊犁将军,徐松均得其格外照顾。嘉庆十七年(1812),徐松因“星伯学案”而被遣戍伊犁,于十月抵达惠远城戍馆<sup>⑧</sup>,而在次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初四日,第一次任伊犁将军的晋昌就邀他参加了立春饼

①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序》,第3页。

②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第43页。

③ 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288页。

④ 徐松朝考名次,自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误为一等一名以来,后世文献多陈陈相因。而据徐松好友姚元之所撰《竹叶亭杂记》卷二所记,徐松实为一等二名,一等一名则为姚元之本人。这也可从《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中得到证实,参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⑤ 该诗笔者见于“杭州网论坛”上的“经世致用学者陈起诗”一文,姑转录于此。另外,朱玉麒先生也提及该诗题目,并系于徐松诗赋中。可参见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79页。

⑥ 徐松是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在湖南学政任上被礼科给事中赵慎畛弹劾,次年三月被判遣戍伊犁,而时任湖北学政的鲍桂星在致徐松继任者汤金钊的信札中就曾言“此子失之轻躁”。陈垣《记徐松遣戍事》,《陈垣史学论著选》中册,第372页。

⑦ 按,括号内为诗作者自注,下同。

⑧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88页。按,《戎旃遣兴草》二卷,有嘉庆庚辰(1820)刻本,《西域虫鸣草》及徐松该诗见卷下。

筵并联句助兴(见下文)。因此,徐松自然是心存感激的。而晋昌又是一名儒将,极富诗才,戎马倥偬之暇,常有吟咏。这样,徐松与晋昌之间互相赞赏,并建立起了长期的深厚友谊。不过,他们第一次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嘉庆十八年六月,晋昌很快由伊犁将军调任回京,在离任之际,他将自己在新疆期间所作的诗集《西域虫鸣草》交由工于书法而曾选庶吉士的徐松进行清誉。徐松誉录完毕后,即赋诗呈进,故有此作。

该诗的主旨,是对晋昌其人其诗进行颂扬。首先,徐松将晋昌这样一名封疆大吏,比拟为忠心耿耿、夙夜操劳的周公旦,又盛赞他是秉旄仗钺、英武神威的上将军,可谓推崇备至。随之,又重点称扬了晋昌的诗才,不乏溢美之词。诗作最后,徐松以自称“侯官门人”的林佺(1660—1720,字吉人,号鹿原,福建侯官人)为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誉录《渔洋山人精华录》相比拟,表达了能够为晋昌誉录《西域虫鸣草》的由衷庆幸之情。当然,徐松并非晋昌弟子,而他之所以以门下士自视,主要还是出于内心的感激。

#### (4)《经伊犁双烈殉节地有感》

世俗徒耳食,故府谁研搜。  
况在草昧初,遗事成纆缪。  
伊犁有双烈,照耀天西陲。  
当其效命时,咤叱风云愁。  
英姿碎赵壁,生气轻吴钩。  
碧血沾草尽,黄衫无人收。  
嵯峨乌兰岭,凄怆长千秋。  
传闻胡失实,表路芟松楸。  
丰碑相对立,转在危溪头。  
肃然下马拜,不见灵之旂。  
目验尚如此,考古将安求。  
盛名岂泯没,荒落惭前修。

该诗见录于《西域水道记》卷四《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sup>①</sup>。其所称“双烈”者,指在清政府收复新疆过程中为国捐躯的定北将军博尔济吉特·班第(?

—1755,蒙古镶黄旗人)和参赞大臣西林觉罗·鄂容安(1714—1755,满洲镶蓝旗人)二人,乾隆帝曾作《双烈诗》以悼之。<sup>②</sup>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曾遭准噶尔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1759)排挤而投顺清朝的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1723—1757)发动叛乱,包围了乾隆帝派来监视他的班第和鄂容安及其部下五百多人,清军将士在力战不敌后,全部在疆场上自尽。但是,关于班第和鄂容安二人确切的“殉节之地”,却长期以来未能搞清楚。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四中,据乾隆朝大学士傅恒等所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及国史馆所撰《班第传》等记载,认为是在乌兰库图勒岭,但他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秋随第二次任伊犁将军的晋昌在自东而西参加喀什河谷行围而途经该岭时,却发现这里“反为射雉场”,而由于“变乱之后,传闻失实”,人们误以为是在浑都赖山,“故树碑于彼”,从而导致乌兰库图勒岭“无茅茹以栖忠魂”。因此,徐松“策马流连,怆焉悲楚”,“复为诗以正之”,“亦欲詮次旧闻,庶几详实”。稍后,他西行途经“双烈殉节碑”时,又专门深情地凭吊一番。<sup>③</sup> 徐松该诗感情真挚,格调悲惋,气势雄浑,涌动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亦属上乘之作。

#### (5)《题袁少迂画濮树生飞文阁图二首》

##### 其一

南山射虎气骁腾,百战归来老霸陵。  
魏寝梁园荒草遍,将军大树有云仍。

#####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驱车宛洛共嘻游。  
衣云杰阁飘零甚,枵触乡心水国秋。

(余家会稽宅,即倪尚书衣云阁旧址)

该诗见录于裴景福(1854—1926)所纂《壮陶阁书画录》卷一九,题识为“栩生仁兄属即正,星伯徐松”,并加“徐松”“星伯”印。诗中所及袁少迂,即袁沛(字少迂),清代著名书画家。濮树生,即濮学源(字栩生),生平不详,从徐松称其为仁兄来看,年纪要稍长。徐松应该是在其从伊犁赐环回京后任内阁中书的道光元年(1821)左右与濮学源结识的,而这

① 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226—227页。按,该诗原无标题,朱玉麒先生在《徐松诗文辑佚》一文中拟为《经伊犁双烈殉节地有感》,兹从之。

② 清高宗撰、彭元瑞编:《高宗诗文十全集》卷六《再定准噶尔第三之一·诗四十三首》,《丛书集成新编》第6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647—648页。

③ 按,今人杨秉新认为,徐松《西域水道记》及其所据《班第传》等所记班第殉难地有误,实际上应该在“喀什河古渡口察罕拜牲地方”,而察罕拜牲“大致在科克浩特浩特乡(即尼勒克县县城东12公里处的科克浩特浩特蒙古族乡)地方”,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杨秉新《班第、鄂容安殉难地考》,《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98—102页。

两首诗也当题于该年。<sup>①</sup> 飞文阁是濮学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其先祖濮英(?—1386)的皖城故址上修建的,并由袁沛为之图画。濮英是明初著名将领,为元兵所俘,剖腹自尽,后赠金山侯,谥忠襄。

徐松题诗其一,主要是颂扬濮英的英雄气概,其中分别用了西汉李广、东汉冯异两位名将的典故,而“魏寝梁园荒草遍”句,则融合了唐人岑参《送郑少府赴滏阳》中的“若到铜台上,应怜魏寝荒”句和明末清初吴伟业《后东皋草堂歌》中的“魏寝梁园事已空,杜鹃寂寞怨西风”句,以反衬的手法凸显了濮英的浩气长存。

徐松题诗其二,睹物思情,表达了无限怅惘的怀乡之情。首先,借用宋玉的名赋《九辩》,表达了“悲哉秋之为气”的年华流逝之伤感,紧接着又借用谢朓的名诗《和徐都曹》,回忆了“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的早年快乐时光。此处的一悲一喜,悲喜相衬,则更凸显出无限的悲凉。因为此时徐松年已不惑,而自八岁随父侨居大兴,也已长达三十多年了,这期间,他又遭遇过梦魇般的“星伯学案”。徐松虽然身在京师,又任清职,但回想起往事,面对着飞文阁,不免产生漂泊之感,思乡之情也就陡然而生,思绪不禁由飞文阁而及衣云阁,又由衣云阁再及会稽宅。正如徐松在该诗结尾处所自注的那样,他的出生地在绍兴府的“会稽宅”,曾经是明末尚书倪元璐(1593—1644)别墅内藏书阁——衣云阁的旧址,而这里也是他的家、他的根。徐松这种复杂情感的表达,实际上也切合濮英后人——濮学源此刻的心情,能够引其共鸣,诚有一箭双雕之妙。

#### (6)《老夫子大人示读〈卜魁集〉,恭赋长句》

读诗先论世,贵能识所遭。  
不以夷险易,由境观其操。  
是非全乎天,湛然新不挠。  
谁欤涵道力,吐属规风骚。  
吾师今玉局,江海同游遨。  
不嗟节候异,揽物仍含毫。  
一赋破鸿蒙,凌轹班马曹。  
传钞遍绝塞,纸价为之高。  
偶然纪短什,岂屑争诗豪。

忘机得种菜,遣兴偏题糕。  
飘然四适咏,乐意欣陶陶。  
一编与古会,歆觕铺其糟。  
联吟到斜川,析律精牛毛。  
焉知千万山,雪虐还风饕。  
恨我失追随,莫效负笈劳。  
空惊未见书,讽咏新怪怪。

该诗最早见录于英和(1771—1840)《卜魁集》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题识为“受业徐松呈稿”<sup>②</sup>,后又见录于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作为《恩福堂诗钞题词》之一<sup>③</sup>,而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目录中又改题作《读〈卜魁集〉》<sup>④</sup>,但集内却并未见录。英和是满洲正白旗人,索绰罗氏。嘉庆五年(1800)徐松二十岁时,参加了当年的恩科乡试,以第四十七名的成绩弱冠中举。当时英和是考官之一,因而徐松得以与之结识,此后二人保持了终生的深厚友谊,徐松一直自称“受业”。道光十一年(1831),因罪而谪戍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英和被释回京后,将途中所作纪实性诗歌结为《卜魁集》,并出示给徐松。据诗题,徐松在拜读《卜魁集》之后,遂“恭赋长句”以记。因此,该诗当作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之间。<sup>⑤</sup>

该诗的主旨,自然是颂扬英和其人其诗,但由于徐松也曾有谪戍之经历,故在对英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那种旷达情怀和节操的赞美中,也未尝没有自况的意味。当然,因“星伯学案”而遣戍伊犁的经历,成为徐松一生的梦魇,故诗中所云“恨我失追随,莫效负笈劳”,当然又是言不由衷之语。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在该诗中,徐松还盛赞“一赋破鸿蒙,凌轹班马曹”“传钞遍绝塞,纸价为之高”,当指英和于道光九年(1829)遣戍卜魁期间所作《卜魁城赋》。据徐松为该赋所作跋文可知,他接到英和“邮筒传稿”的《卜魁城赋》后,在“先睹为快”之下,给予其“为封疆增色”“足以垂不朽”的高度评价。<sup>⑥</sup>而徐松本人,也曾有遣戍伊犁的人生遭际,他的文名,也正是借助其于遣戍期间所作《新疆赋》而赢得和奠定的。也因此,徐松在该诗中盛赞英和的《卜魁城赋》,就不仅有颂扬英和及惺惺相惜之意,恐怕也难免有自矜自况的意味。当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徐

①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90页。据朱先生介绍,《壮陶阁书画录》一名《龙珠藏宝》,二诗见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61页背面。按,关于徐松这两首题诗的作时,朱玉麒先生推测当在嘉庆二十五年自西域赐环之后的道光初年(1821—1827)。由于目前还无法具体确定,兹且系在道光元年徐松任内阁中书后。

②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91页。

③ 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七,第444页。

④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第2页。

⑤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92页。

⑥ 《卜魁城赋》徐松跋文,见于《西藏等三边赋》上册,光绪癸未正月元尚居斟刊,第16页。

松的《新疆赋》、英和的《卜魁城赋》与蒙古镶黄旗人和宁(1741—1821)的《西藏赋》一起成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作,从而以“三边赋”的名义风行于世。<sup>①</sup>

除以上七首完整的诗作之外,今所见徐松诗作,还有联句八。为便于了解联句情状,特录全诗如下:

立春日饼筵,与周听云、徐星伯、赵菊人、高心兰、傅啸山联句

新年四日逢春日,汤饼登盘换岁盘。万里萍踪投橘柚(红梨主人),九霄冰蕊结珊瑚(是日微雪)。纤缢摇曳珠龙颔(听云),宝胜参差彩燕安。活火炉温煨榧柚(啸山),凝香缕密絮沉檀。此时那肯辜诗思(菊人),好事先教进食单。遗谱荀家闻薄夜(心兰),芳名段氏别牢丸。染将艾叶层层绿(星伯),印出莲花隔隔丹。入手纷披裁十字(红梨主人),鸣牙重叠贮盈簪。起胶润觉银泥滑(听云),擘绿轻霏玉屑干。细嚼防风芬酷烈(啸山),高擎片月影团栾。缩葱脍口偏调鼎(菊人),剪韭闲情更劝餐。白练乍铺心拟赋(心兰),红绡曾啖齿非残。公羊经负专门擅(星伯),卧鹿文寻旧典刊。芍药羹浓甘沃露(红梨主人),桑郎酒熟静生澜。藏钩作蹴刀环卜(席中以玉环代花作藏阄之戏。听云),征令搜奇竹素殚。歌杂鹑弦传折柳(啸山),舞分菊部应回鸾。幕天席地齐嵇阮(菊人),说楚吟巴雪孟韩。忽讶鬓丝霜信薄(心兰),才尝世味客中酸。离怀自古天涯远(星伯),得意于今圣诏宽。且命壶觞酬令序(红梨主人),欣陪裘带接餘欢。西园清夜氍毹暖(听云),东第良辰锦绣攒。勋重云台频送喜(啸山),恩深雪窖不知汗。芙蓉幕府嗤王俭(菊人),金碧词华愧卞兰。蚓唱空阶都化笛(心兰),蚕抽独蛹未成纨。蛮笺草罢书还改(星伯),铜钵声催兴岂阑。况是明朝太岁日,问谁佳句压骚坛(次日癸酉,杜少陵有太岁日诗。红梨主人)。

该诗见录于晋昌《戎旃遣兴草》卷下<sup>②</sup>。这里的立春日,确切时间是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初四。这年是癸酉年,而次日即正月初五又是癸酉日,且恰值太岁日,故有“况是明朝太岁日,问谁佳句压骚坛”

句。徐松是嘉庆十六年(1811)底在湖南学政任上遭遇“星伯学案”而被遣戍伊犁的,他在次年(1812)三四月从长沙直接出发,七月与乡试同年陆继辂在洛阳相遇,告别后又继续西行,十月抵达伊犁戍所。十八年(1813)立春日,时任伊犁将军的晋昌就邀其参加立春日饼筵,这给予他的心灵以莫大安慰。筵席上,由晋昌组织联句,以助雅兴,可谓其乐融融,而徐松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仍沉浸在“才尝世味客中酸”“离怀自古天涯远”的离愁别绪中。诗中所及“红梨主人”即晋昌别号,“听云”则为嘉庆十二年(1807)被遣戍伊犁的原苏州知府、湖南长沙人周鏐(字莲若,号春田)别号,而其他三人生平,目前尚无从考证。

另据朱玉麒先生介绍,徐松还曾有“劝依巧弄无多舌,才解人言便骂人”残句,见于《收藏·拍卖》2005年第4期所载谢其章《封面画六帖(下)》一文,其云:“丰子恺有一漫画《才解人言便骂人》,画题取用清人徐松的《咏鹦鹉》诗:‘劝依巧弄无多舌,才解人言便骂人。’”<sup>③</sup>但实际上,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所载,该残句作者应为明末清初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徐崧<sup>④</sup>,字松之,号曜庵居士,兹不必详辨。

### 三、散佚不见者

除上述寥寥几首遗存可见的诗作外,在徐松本人及其师友的各种记载中,还曾提及他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但遗憾的是均未能留存下来。兹仅据目前所得相关信息,略按时间先后辑存如下:

(1)嘉庆七年(1802),徐松为亡友姚宋才作诗挽之。左眉有《余有哭端予诗,曾录寄吴春麓、姚伯昂矣。嗣见星伯诗,重有感于怀,复作诗二首》<sup>⑤</sup>。左眉(1740—1820),字良与,号静庵,为徐松蒙师。吴庚梅,号春麓,与左眉同为安徽桐城人。姚元之(1776—1852),字伯昂,他是左眉外甥,也是徐松的会试同年和至交。至于端予,据左眉《姚端予传》可知,是姚宋才(1768—1802)的字,他是一位“笃学有志士”,于嘉庆七年“六月某日,卒于武定府书院,年三十有五”。<sup>⑥</sup>而据《五科墨卷》所载,姚宋才曾于乾隆乙卯

① 三赋曾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斟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一书,分上下两册。笔者所见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并撰有《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刊登于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年第2期,第93—123页。

②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86—187页。据朱先生介绍,该诗为《戎旃遣兴草》嘉庆庚辰(二十五年,1820)刻本卷下癸酉年下第一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64—65页。

③ 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90页。

④ 笔者见于互联网,特此说明。

⑤ 左眉:《静庵诗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第372页。朱玉麒先生《徐松诗文辑佚》一文也有提及。

⑥ 左眉:《静庵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第282页。

(1795)中顺天府乡试第五名,其应试文为《不仁者可与言哉》。<sup>①</sup>

(2)嘉庆十一年(1806),徐松与孙尔准、胡敬、姚元之、陈鸿墀等相互酬唱,并由孙尔准编为《城南集》。<sup>②</sup>孙尔准(1770—1832,字平叔,号戒庵)等人,均为嘉庆十年(1805)徐松的会试同年。此时的徐松,不但以二甲第一高中进士,还与山阴人陈寿娥喜结连理,可谓接连实现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人生两大喜事,正当意气风发之时。因此,他与同年之间相从甚密,经常一起诗酒唱和。

(3)嘉庆十四至十五年间(1809—1810),徐松与胡敬同游真定书院,并作《真定书院风动碑诗》。<sup>③</sup>胡敬(1769—1845),字以庄,号书农,为嘉庆十年徐松的会试同年,并于嘉庆十四年(1809)同入全唐文馆。徐松当时担任提调兼总纂官,奉诏纂辑《全唐文》,工作异常忙碌,每隔十多天才能抽空回一次家。但他的生活中也不乏情趣,不时与同事或同年们一起欢聚小饮,或游山玩水。而据胡敬《书徐星伯同年〈真定书院风动碑诗〉后》一诗及其中的“我昔校文群玉府,暇劝君吟辞以鲁”之句可知,在徐松供职全唐文馆期间,他曾劝笃嗜金石碑铭的徐松在工作之余,游览真定书院。真定书院在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其中有著名的“风动碑”,即《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也称《李宝臣纪功碑》,相传遇风则摇,故名。大概正是在胡敬的鼓动下,徐松曾与其一同前往游览,并先后赋诗。

(4)嘉庆二十一年(1816)暮春三月,徐松在喀什噶尔城(今新疆喀什市)西的塞尔门回庄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人刘进曙、安徽休宁(今黄山市休宁县)人许心田等一起“连辔纵游”“吟咏忘归”,还与伊犁将军长龄(1758—1838)等并坐附近的南渠小桥,让童子杂收花片,自上游放下,一起重温唐代宫女的“红叶题诗”之戏,诚可谓“域外稀踪、征人佳话”<sup>[2]28</sup>。徐松是在湖南学政任上因“星伯学案”而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遣戍伊犁的,他受伊犁将军松筠(1752—1835)委托,重修《伊犁总统事略》,即后来的《新疆识略》。嘉庆二十年(1815)冬,徐松随同松筠的继任者长龄奔赴喀什噶尔,辅助其审理孜牙墩案,于是也就顺道展开了为期八个月的新疆南北

两路实地考察。而此时的徐松,虽然身为罪臣,但因受到松筠和长龄等人的赏识和格外关照,心情也还是比较愉悦的,因此,他才能够陶醉在喀什噶尔城周边的如画风光中,赋诗咏唱,并以之为戏。

(5)嘉庆二十二年(1817)夏秋之际,徐松伫立在惠远城南伊犁河畔的望江楼上“赋诗遣闷”。<sup>[2]242</sup>望江楼巍峨高大,“红栏碧瓦”,经常有名士骚客登临其上,品茶赋诗,流连忘返。然而,此刻的徐松,尽管在望江楼上可“俯瞰洪涛”,目睹“粮艘帆樯,出没其下”的壮观,领略“南山雨霁,沙市云开”的美景,但他毕竟是一名遣戍伊犁的朝廷罪臣,离家万里,孑然一身,在别人享受“酒榼茶枪”的热闹时,只有他“苍茫独立”,欲“赋诗遣闷”,却平添忧愁,“兴往悲来”。

(6)道光三年(1823)六月二十一日,徐松与张祥河等于京师九里梅花村舍集会赋诗。张祥河(1785—1862),字诗龄,号鹤在,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据其《欧阳文忠公生日,硕士、兰雪二丈招同朱虹舫、徐星伯、黄霁青、谢向亭、潘功甫、龚定庵集九里梅花村舍赋诗,即席呈二丈》可知<sup>[8]126</sup>,在纪念欧阳修诞辰的这一天,同集赋诗的还有朱方增、黄安涛、谢阶树、潘曾沂、龚自珍诸人。而据龚自珍《桐君仙人招隐歌》诗序所记<sup>④</sup>,这里的“九里梅花村舍”为吴嵩梁在京城住所。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江西东乡人,即张祥河诗题所及“二丈”之一,而另一位“硕士”者,暂不详其人。

(7)道光六年(1826)冬,徐松与陆继辂等人在消寒会上分别赋诗,咏唱近畿古迹。古代有每年进入冬至后举办“消寒会”的传统习俗,亲朋好友之间借此经常共聚欢饮。陆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字修平,为嘉庆五年(1800)徐松的乡试同年,他有《消寒一集,宾谷先生招同春湖副宪、石士学士、南雅编修、雪樵检讨、心壶侍御,兰雪、星伯、茗孙、诗龄四舍人,孟慈员外,子芬、伯游两茂才,分赋近畿古迹,得华阳台》一诗<sup>⑤</sup>。当时,以巡抚衙巡视两淮盐政的江西南城人曾燠(1760—1831,字蔗番,一字宾谷),因整治不力而被道光帝召回京师,受到严厉训斥。但他本来喜欢鼓扬风雅、诗酒唱和,于是在其寓所召集徐松和陆继辂等十一人,举办了一次其乐融融的消寒集会,并“分赋近畿古迹”,以助雅兴。

① 笔者见于互联网,特此说明。

② 《平叔府君年谱》,见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页。朱玉麒先生《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一书也有提及。

③ 胡敬:《崇雅堂诗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94册,第179页。朱玉麒先生《徐松诗文辑佚》一文也有提及。

④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9—460页。

⑤ 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126页。朱玉麒先生《徐松诗文辑佚》一文也有提及。

(8)道光十二年(1832),徐松作《蝶茧诗》,连同所作笔札寄与陈鸿墀。陈鸿墀(1758—1837),字万宁,号范川,浙江嘉善人,为嘉庆十年徐松的会试同年。据徐松称,陈鸿墀是其“好学为福斋”中“最心契者”之一,二人“同笔砚数十年,同在词馆,同遭患难,又同值中书”。<sup>①</sup>陈鸿墀收到徐松所寄诗文后,和诗一首回赠,后又专门写信问候,其云:“和夫子《蝶茧诗》,曾睹之否?夫子赐诗及笔札,悉装裱敬悬于座右,无日不对文潞公、韩魏公。”<sup>②</sup>

(9)道光十四年(1834),徐松与斌良等于京师澹园举办诗酒会,互相酬唱。斌良(1771—1847),字吉甫,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澹园为其府邸。此次诗酒会的发起者为斌良,应邀参加的有徐松、姚元之、吴嵩梁等人,斌良有诗《澹园西偏有隙地数亩,荒秽不治久矣。辛巳冬,余自豫还京,家居无事,命园丁扫除而垦辟之……近今十三年来,土脉腴润,榆柳茂豫……邀姚伯昂太史、吴兰雪州牧、徐星伯太史,作诗酒之会……勉和八章,亦各言其志而已》<sup>③</sup>。

(10)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徐松为友人梁章钜赋诗赠别,以志纪念。梁章钜(1775—1849),福建长乐人,与徐松交谊比较深厚,而且两人均擅楹联创作。道光十五年五月,梁章钜由甘肃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他“陛辞出都”赴任之际,徐松与龚自珍、程恩泽、吴葆晋等四人合宴为他送行,“酣嬉竟日”,并“各为诗文纪之”。<sup>④</sup>

(11)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十四日,徐松与好友吴荣光等赏雪赋诗。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晚号白云山人,与徐松同有金石之好,交谊也比较深厚。这年十二月十三日,大雪纷飞,次日未停,积雪尺许,徐松受程恩泽(1785—1837)之邀,与吴荣光、徐宝善(1790—1838)等人前往京师城南吴葆晋(1791—1860)的绿云阁赏雪,宾主五人,以

“林表明霁色”分韵赋诗,以助雅兴。<sup>⑤</sup>

(12)道光十八年(1838),徐松为友人吴葆晋所藏乾隆二十一年(1756)《尊祖画筵诗册》题诗,同题者还有龚自珍(1792—1841)、蒋湘南(1795—1854),而俞正燮(1775—1840)后来又受吴氏之托,也和题一首,厕于三人句间,其《道光戊戌,吴红生舍人以乾隆丙子闰重九尊祖画筵诗册属和》诗序云:“重庚八十三年韵,愧厕徐(星伯)龚(定庵)蒋(子潇)句间。”<sup>⑥</sup>

(13)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底,徐松为友人龚自珍赋诗赠别,以志纪念。龚自珍与徐松是道光元年(1821)认识的,二人当时同为内阁中书。其后,龚自珍将徐松“引为同志”,而徐松也视龚自珍为“最心契者”之一,二人交往日笃,相从甚密,并延续了近二十年的交谊。龚自珍是道光十九年四月底离京回乡的,徐松等“同官京朝时相过从者”以及众多“留京”的同年,“各以绝句别之”。<sup>⑦</sup>而随后,龚自珍在回乡途中也专门赋诗,给予徐松以崇高评价,将他视为继翁方纲(1733—1818,号覃溪)、朱筠(1729—1781,号笥河)之后大兴籍中最有威望的宗匠和伯乐,其云:“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sup>⑧</sup>而龚徐二人,竟成永别。

(14)道光二十四年(1839)或稍后,徐松作《郡斋蓼花》诗,友人张开福(生卒年不详)次韵奉和。<sup>⑨</sup>

## [参 考 文 献]

- [1] 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M]//朱玉麒.西域文史: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68.
- [2] 朱玉麒.西域水道记(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 朱玉麒,魏春艳.徐松手札辑笺[J].文献,2009(3):158

① 徐松作《宣南讲学图》题跋《与李兆洛书》,参见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第170、182页。

② 陈鸿墀作《与徐松书》,见《大兴徐氏同人书札》第八页正面,参见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76页。

③ 斌良:《抱冲斋诗集》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8册,第318页。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76—177页。

④ 吴昌绶编《定盦先生年谱》,出自《龚自珍全集》第620页。

⑤ 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十九《程春海司农招集家红舍生人宝晋寓阁赏雪,以“林表明霁色”分韵,得“色”字。同集者徐礼部松、徐太史宝善,宾主五人》,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638页。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五《嘉平十三日大雪,次日未休,积尺许矣,奉约吴荷屋中丞、徐星伯前辈、徐廉峰编辑集鸿生舍人寓斋,分韵得“表”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第260页。徐宝善:《壶园诗钞选》卷十《集吴红生同年绿云阁,分韵得“霁”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16册,第621页。祁雋藻:《微猷亭集》卷二十二《十二月十三日,大雪盈尺,翼日,程春海少司农恩泽招吴荷屋荣光徐星伯松两前辈、徐廉峰宝善编辑同集吴鸿生葆晋舍人城南高斋,以“林表明霁色”分韵赋诗见示,因成转韵长句报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11页。按,吴葆晋、徐松二人诗作,今不可见。而吴荣光诗,朱玉麒先生《徐松诗文辑佚》一文也有提及。

⑥ 俞正燮:《四养斋诗稿》卷二,《俞正燮全集》卷25页。参见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77页。

⑦ 吴昌绶编《定盦先生年谱》,见《龚自珍全集》第623页。

⑧ 龚自珍作《己亥杂诗》,见《龚自珍全集》第512页。

⑨ 张开福作《次韵奉和星伯先生大人〈郡斋蓼花〉之作,即请教正》,见《大兴徐氏同人书札》第卅七页背面至卅八页正面。参见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77页。



-170.

- [4] 陈垣. 记徐松遣戍事[M]//陈乐素,陈智超. 陈垣史学论著选:中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3.
- [5] 杨钟羲撰,刘承干校. 雪桥诗话余集:卷七[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44.
- [6] 徐珂. 清稗类钞: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679.

- [7] 李柏荣. 魏源师友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3:41.
- [8] 朱玉麒.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程晓芝)

## Notes on Xu Song's Poetry

LI Jun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Xu Song, a famous geologist at the time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lso very rich in the poetic and literary attainments, especially his masterpiece “Prose-Poem of Xinjiang”, which was highly praised by the world. Xu Song research academia mainly with textual criticism, but not much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Therefore, his poetry and works have survived so far, in addition to the “Prose-Poem of Xinjiang”, appears to be auspicious and precious. As far as we can see, there are only seven complete remains of Xu's poetry, and eight other verses, and more than ten of them has been scattered. Here are notes and collections separately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Xu Song; poetry; notes; collections